



趙宗鷹·馮展娥  
《光輝業績》

張穆舒著



张穆舒，原名张沪光，1929年12月16日出生在贫苦的中小学教师家庭，重庆市人。

小学至高中一年级，先后在精益小学和文德女中(现改名为重庆市第十一中学)读书。1945年春在文德女中因闹学运动被开除。1945年秋—46年秋先后在巴县女中和青木关中学完成高中学业。

1945年6月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的抗日爱国、反对内战的中国学生导报社。

1947年9月参加重庆市委领导的反蒋救国的青年组织六一社，并被派到重庆大学任六一社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干事会干事。

1945年6月至1988年的四十年间，基本上由组织安排到新闻、文化部门工作，先后任马来西亚檳城《现代日报》，武汉市《新青年报》，北京市《新民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经济日报》记者、编辑，以及《中国花卉报》副总编辑。

## 宗鹰与展我：琴瑟合鸣 相应动天

在东南亚华人作家中，多亦商亦文的佼佼者。而在其他国家例如美国，还有以劳养文（或曰亦工亦文）的华人作家，即笔名宗鹰、本名赵宗英，笔名展我、本名冯展娥的

一对夫妻，已像两颗星星，熠熠闪耀在旅美作家的星空。

笔者在担任东方文化馆秘书长期间，有幸和担任东方馆理事的宗鹰及其夫人

展我不断通信,并在北京多次见面。痴长他俩十几岁的我,从两人身上再次体会到:文学是滋养生命的乳汁。爱上它,迷上它,进而从事它,便是生命的发挥和消耗,又是生命的转化和延续。

### 不了文缘 矢志不渝

出国前,宗鹰在大学任教二十多年,展我的大半辈子也是光荣、辛劳的高中教师,教书都是他俩的正职,写作是爱好,是副业。但为了支持他们心爱的女儿在美国圆硕士梦,经不住女儿恳求,几经思想斗争,才于1985年圣诞节前夜,从广州经香港飞抵美国第三大都会芝加哥,和女儿、女婿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踏上美国的土地后,夫妇俩不愿在经济上增加女儿、女婿的负担,便分别到一家公司、酒店打工。此时此地,打工是正业,写作是余业。而发表文章作品,稿费很少,或者没有稿费,甚至有时还要贴钱。之所以能坚持下来,还勤奋笔耕,缘于他俩对中华文化,对中美交善,有一往情深、矢志不渝的深爱。因此,当台湾一位女作家劝勉他们:“不能以中文写作为生,只能以之为自我安慰”。他们并未就势下坡,倒是迎难而上,沿着崎岖的山路向着无限风光的险峰攀登。正如宗鹰在他散文小品文集的《自序》中所言:“世界上使用历史最悠久的文字是汉字,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是汉字,记载、印刷、出版科学知识、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最多的文字也是汉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这一次生命能同中国文字、中国文化结下不了缘,有限

就化成无限;永无遗憾。也许命运注定我不能成为大作家,也不能成为中等作家,但有一天要永远闭上眼睛的时候,想到我曾经尽最大心力运用汉字去写作,为弘扬中华文化执笔不已,也会感到此生无怨无悔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段话,说到展我心坎心里去了。感情细腻,思维敏捷,有才华的展我,本可以和丈夫比翼双飞。但作为一个以丈夫所爱为自己所爱,有情有义的贤慧妻子,考虑到来美后的现实,两人都需要打工,还要照顾他们的小外孙,在写作上只能先他后己了。

### 琴瑟合鸣 相应动天

展我常常深情地忆起宗鹰在美国发表第一篇文章《滴水潺潺,水语叮咛忆丁玲》的情景。

那是他俩来美一年后的一个傍晚,宗鹰拖着疲惫的身体收工进门,展我冲他扬一扬手中的旧金山《时代报》兴高采烈地说:“副刊上发你的文章了!”宗鹰边看边笑,十分开心,来了精神。回想那些日夜辛劳的日子,回想那些只能在八小时以外写作的情景,夫妻俩益加相信:我们不能控制机遇,却可以控制自己;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却可以把握现在;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有多长,却可以安排当下的生活。

翌晨,当宗鹰从睡梦中醒来,展我俯在他身边轻轻地说:“你写吧!放工回来写,周末也写。别的事你不用多管,我来承担。”妻子进一步承诺,也进一步激励:

“还有，你写多少，我就帮你誊清多少？”

绝对没有独立于事业的爱情。基于共同追求的爱情，才是一种更深沉、更坚韧的感情。这一对爱侣，不愧在美国华人圈内享有“神仙伴侣”之誉。在宗鹰没用电脑写作前，他的手稿往往是连他也难以辨认的“鬼画符”。按展我常说：“你什么时候‘画’出来，我就什么时候抄得正”。她每天忙完了工作、家务，已是夜间十点、十一点了，还要在灯光下把宗鹰的手稿一笔一划地辨认。不仅一字一句地抄正，而且有所修订、润色，更不乏画龙点睛之笔。宗鹰在谈及自己的写作时，不忘提及妻子，曾对友人说：“有些灵感的闪光，首由她（指展我）触发；有些构思的故障，经由她排除；有些文思的实现，经由她完成。更不用说，那些夜以继日的整理抄写了。”所以，宗鹰在1990年刊载于纽约《亚美时报》的《妻的心血》中深情地写道：“我真不知道，离开了她，我能有什么作为？”妻子展我真不愧是宗鹰作品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编者，第一个评论家啊！

在写作上先夫后己的展我，等宗鹰用电脑写作不再劳她抄稿后，她在写作上的才华才更加大放光芒，她在写作上的热情也如宗鹰一样泼洒在美国大大小小的中文报纸和香港的多家刊物上，犹如农民漂洋过海撒种，在异乡和故国发芽生长了一样。

## 比翼齐飞 相映生辉

宗鹰、展我夫妇俩，工作、生活在芝加哥，足迹遍及华盛顿、纽约、夏威夷等十多

个美国都会以及温哥华、多伦多等加拿大都会，那是他们借旅游度假或参加会议之机，广泛结交、深入采访新老华侨和中国学生学者。他们的悲剧欢歌，回荡他俩心头；他们的拓路创业，拨动他俩心弦。1998年以来，宗鹰参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奔走于柏林、东京、北京、莫斯科之间。跨进21世纪门槛，宗鹰当了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美中分会会长，展我担任该分会秘书长重任，更是忙上加忙。尽管会前要准备发言稿，会议期间要采访一些人和事，会后要安排新的工作，怎么也不能停下手中的笔，不能让日子空度，还得让生命不断地延续和升华呀！

知妻莫如夫。宗鹰评展我的散文是：“凡中探奇，常中拓新——她写的多是身边、眼前琐事。对平凡的琐事，她既敏于‘感光’，也善于‘感发’……别人忽略的许多特点，她感光而捕捉，感受而深思。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言人所未言。”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冰凌评展我的散文：“一如她的为人，本色而朴实，毫无浮华和虚情，有一种让你无法拒绝的力量。展我的散文，准确而从容，不经意中还流露出一份优雅，细细品读，如嚼鲜青橄榄，最终体味到一丝悠远的清香。展我的散文，充满母性的柔爱，文字是从母爱的心流淌出来，情深又意长。它会自然地流入你的心怀，抚平你心灵的褶皱。”

宗鹰写作驰骋的天地更广阔，但凡文学的各种体裁几乎都已涉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包明德以《豪华落尽见真淳》为题评论宗鹰的散文：“拂拂如风，洋洋如水，充溢着作者对祖国、对故人

炽烈的真情。”该所研究员王淑秧生前曾撰文说：“在宗鹰的笔端，我感到往日美国华人作家作品中所表现的寂寞、孤独、凄凄惨惨的乡情中已出现了积极进取、乐观、明亮的成份。”研究员李葆琰则认为宗鹰的作品具有民族文化的传统作风……现实与历史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给人以纵深感。而文中借古人的诗句来抒情、状物、写景，更生动有趣，给人以厚重感。

夫妇俩备尝笔耕中的艰辛。如果没有体会到这种艰辛，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领略到耕耘带来的快乐。

一是1995年，美国《侨报》与北京《华声月报》联合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征文”，全美共有八位作者得奖，其中芝加哥就有两名，而这两名就让他一家两口子包了。展我得了一等奖，宗鹰得了三等奖，夫妇俩去了纽约领奖。友人们在祝贺他俩时说：你俩占了全美得奖者的四分之一，真个是比翼齐飞，相映生辉呀！

二是2000年初夏时节，宗鹰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纪之光》纪实文学征文奖，他有九篇入选，其中八篇写的八位主人公获得《世纪之光》英

才荣誉，他获得“优秀组织奖”，另一篇获得作品二等奖。

三是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冰凌对宗鹰、展我笔耕的成绩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决定好好策划、宣传、奖掖一番。经过七说八说、东筹西划，最后定板由美国新泽西州的强磊出版公司倾力先出版这对夫妻的“旅美作家丛书”。于是，随着2005年鸡啼破晓，宗鹰的六卷本文集，从近二十年发表的三百多万字中选出180万字来，已出版了散文小品卷、中短篇小说卷，其他如时评政论卷、英才专访卷、文艺评论卷和学海探航卷也将陆续问世。展我的散文选，也从十几年来的15厚本存报、剪报中查找、挑选出来结集成书了。

走笔至此，忽然想到，他们夫妇俩一旦读到我这篇极为肤浅的拙文时，说不定还会像惯常对待别人谈论他俩的文章那样说：“过誉之言愧受。让来日的写作兑现这些预支的鼓励鞭策吧！”

两人的心境，姑且用明人洪应明享誉海内外《菜根潭》中的两句来概括：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载《东方文化》总第77期）

# 自写自乐，何必哈腰？

## ——答江门日报记者问

宗鹰

编者小识：本文原刊于江门日报『对话侨乡名人』专栏，是该记者与新会（隶属江门市）籍著名旅美作家、美华文协理事宗鹰先生的笔谈。由江门日报记者提问，宗鹰回答。

### 不是质高作者却算量多作者

问：最近美国南加州发生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大火，您就居住在当地的圣地亚哥市，您和您的家人还好吗？

答：简括来说，就是：圣地亚哥山火烈，有惊无险小插曲。详见星岛日报美西副刊《星晨》拙作《亲情热胜火》。新华社、中新社转发全国全球。

问：2004 您回江门，我从报纸上看到过您在会上对美国华文文学的一些详细的介绍，可知您在文学活动方面非常活跃。能谈谈您近来在忙些什么吗？

答：2004 年 9 月，我和展我应邀出席在山东威海举行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後，10 月应江门市政府、市文联邀请参加江门侨乡嘉年华活动和论坛。江门文联余教主席安排我们与文艺界见面座谈。

我们住在芝加哥近 20 年，对美国各地各方作家有些面交、笔交，略微熟悉，主要得助於三方面。

- 一、初到美国，我就给一些华文报刊投稿并结缘。旧金山黄运基主办的《时代报》由陈中美主编的文艺副刊，发表了我来美第一篇文章；纽约《华侨日报》及王渝主编的海洋副刊，《中报》及曹又芳主编的《东西风》，也陆续发表我的散文评论。王渝参加聂华苓组织活动後，在芝加哥有机会会面。由这些编者，我逐渐与一些作者笔交，有的还面交。以后，又给旧金山美华文化人报、美华文学、纽约侨报、洛杉矶国际日报的言论版和文艺副刊写了大量稿件。侨报从创办起的头几年，我和太太展我几乎每周都发三四篇稿。我们不是质高作者，却算量多作者。
- 二、到旧金山、纽约等地旅游，争取机会见面。旧金山去的最多，认识的作家也最多，五邑同乡更多。

三、我协助国内编撰《世界华人诗人大词典》，除了自己撰写一些诗人条目外，也写信转请一些诗人自己撰写。其後，由诗人扩及其他作家。人传人，不少作家给我来信、寄书、赠文。无意中形成一个联络网。国内一些部门和作者一时联系不上某些美国华人作家，也找到我。

由此，我也开始评论这些作家。不管政治背景、意识倾向，我都接触和评论。其中有些诗人作家，我不苟同其意识，但如实评述其创作成就。因为写过评过不少诗人作者，也就有不少人与我联系。还有一些被评的人，让他们的朋友寄来作品和资料约我评论。

近几年，一直至今，除了几个专栏继续写作，我的主要精力在编印出版《展我散文选》和六卷的《宗鹰文集》。到2007年底，《展我散文选》和《宗鹰文集》（1—4）已经出版。2008年要完成五、六卷出版。

在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冰凌会长带领下，我们先后参与发动中国作家向美国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德国大学中文图书馆签名赠书活动。

### 反“独”促统是良心活动

问：您不仅在文学创作、文学活动方面极之活跃，而且，您还积极参与一些可能与文学无关的政治活动？能给读者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另外，我们感兴趣的是，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理念支持着您，愿意在这方面付出如此大的时间和精力呢？

答：其实，严格来说，我来美以后，从不参与政治活动，而参与了当地华人主办的大量节俗文化活动，从春节、元宵、端午、中秋、国庆等等活动。一则，这是我感情所系，是保住自己和家人中华文化之根的有效途径。二则，也是我的写作的情感积累和生活积累。我的小说集《月曲情涛》和散文集《异国他乡月明时》所有的篇章都是来自这些情感积累和生活积累。

当然，我知道你所指的更多是我参加美国和世界华人的反独促统活动。不过，我与许多华人华侨一样认为，这其实是海外炎黄子孙的良心活动。希望祖国统一、繁荣、富强，这是绝大多数海外华侨华人的良心所在。我在芝加哥和美国各地，不但得知大陆移民大多数反对“台湾独立”，坚持祖国统一。还得知一些当年在国内被“七斗八斗”的人，一涉及“反台独”议题，也旗帜鲜明。甚至，某些异见人士，也群起反对“李登辉访美”。我与不少台湾同胞交往，在柏林大会、华盛顿大会、东京大会、莫斯科大会……直接接触台湾岛内的人士。常常被他们“反独促统”的热情和奋战所感。我要写出同胞们的心声，也逐渐投入其中。不过，我至今依然认为，这是中华儿女的天经地义的良心活动。我主要还是他们感情和行动的记录者。犹如二三十年代和抗日战争年代，是良心、良知、良能激发奋起抵抗侵略的年代。我们在海外适逢其时，能不投入吗？当年，鲁迅等一代伟大作家，不肯躲到象牙之塔。我们在海外的作者又岂能“躲到小楼忘一统”？



我近日在华盛顿推动中国和平统一高峰论坛，与柏林大会主要发起人欧洲和统会会长张曼新有机会长谈。他说收到我的文集三四卷逐篇读，“八年过去了，相当一个抗日战争。你是第一个这样系列写反独促统的人。为历史留证”。我说“写的人很多，写的深刻的人更多。我只不过不想遗漏吧了。原计划出版一卷，最后出了两卷”。

### 学习西方文学长处不忘中华文化传统

问：按您的观察，你们这一辈的华文作家对西方文学关注吗？他们对西方文学一般的态度如何？对于一些年轻的华文作家用较西化的写作形式进行创作，甚至不用华文，而用英文创作，你们有什么看法？

答：西方文学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只要可能我们也阅读和吸取。一些老辈诗人作家，连我也要称为叔伯的，他们直接阅读和引述英文或德文法文评述。如同纽约的郝毅民、果风，他们自己的诗作，在“西化”中追求汉韵。可惜我评论他们的文章，都在他们逝世后才见报。来自台湾的一些诗人作家，吸取西方技巧，但往往独树一帜。非马的诗式诗句诗韵，表面洋化，实际颇多借鉴中国传统。而其诗心诗情更植根中华文化。

一些来自大陆的作家，用中英文写作，或者专用英文写作，如哈金、严歌苓，往往赞、疑、贬皆有。

一些土生土长的作者，自然用英文写作。其中一些人，尽管是“竹筍”，但自幼在家中被华人老祖母或父母的中国习俗和故事熏陶。用中英文写出《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并最后献出生命的张纯如就是佼佼者。有些写的完全与中国文化、生活、历史无关的英文著作的往往淹没在英文著作的汪洋大海之中，很难让人想起他们是华裔作家。

### 写作奉行“自写自乐，何必哈腰”

问：以我的想象，在海外，比如在美国，一些华文作家用中文进行创作，是很不容易的，可能存在不被主流认可的问题。你们在写作之余，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惑？

答：我不知道许多华文作家是否有如此困惑。但自己和一些熟悉的朋友都没有如此困惑。我们都是有感而写，该写就写，不求名利，更不求得奖。而且美国华人日益增多，读者也颇为广泛。

在美国，写作要被主流认可，要过两大关、一、语言关。文学是语言艺术。被主流认可的必需是英文语言艺术。不是懂得普通英语即可。除非生活无忧，专门攻研英文书面和生活语言。来自台湾的一些诗人作家，尽管有高学位，较好掌握英文书面语言，但缺乏底层生活体验，也不熟悉很多生活语言。在来自大陆作家中，13岁来美在社会底层滚摸多年，而又自学成才的黄运基兄两者皆好。二、意识关。尽管表面上美国是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

实际的评价标准，不是直接就是间接的体现社会意识的标准。就是“曲曲折折”的评价标准，又何能摆脱社会意识的底蕴？一些华裔作者作品，之被主流社会首肯甚至授奖，至少在社会意识上没与主流社会抵触。

我们奉行：自写自乐，何必哈腰？何况，我们在美国有众多华人读者，在祖国在世界也不感到孤寂。

### 作品应照亮读者的眼睛和心灵

问：您从事文学创作很多年了，听说您夫人也是著名的作家。可以谈谈您的一些创作经历和经验吗？背井离乡，要经历文化认同上、华人地位的变迁上等等遭遇，以及对家乡深深的思忆，这对写作恐怕会有很大的触发，这可能也是很大部分海外华文作家的一个共同母题。在这方面，您一定有自己独到的感受，想请您谈谈。

答：直率而言，我没有真正的创作，只有创作的尝试或者说是广义的“创作活动”。无论我或展我都谈不到“著名作家”。

我们是为了帮助来美留学而困难重重的女儿而移民美国。1985年，在国内我正历经波折而走向人生新高峰时期。在我面前，既摆着教授学者的前景，也摆着大学校长的官职。毅然放弃一切，来美当劳工。这是人生最大的一次落差。在芝加哥之初，我出外做影印工。（详见《异国他乡月明时》的首篇：《这一天，仿佛打翻五味罐》）。这是完全真实的感受。但是，我生性不屈，要在逆境中找回自我，发挥自我。我常常超出八小时工作，有时甚至要超出12小时。经常周末加班。当时写稿大多是在车站、车上和在家中挤出的一些零碎时间。所有这些“鬼划符”的草稿，交给在家中照顾孙儿的展我抄写整理。我最后加工，然后付邮。可以说，那时我的作品中有她。到了孙儿长大上学了，她白天时间稍多一点。除了给我抄稿，还自己试着写作。她发表的第一篇，“偷偷”寄出，发表后我才知道。以后，她越写越多，也要我帮助定标题、改字句。所以她的作品也有我。1995年，侨报举办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征文，出乎家人朋友意外，她获头奖，我得三奖。成了“妇唱夫随”的一时佳话。我学会电脑写稿后，情况倒转。我的稿不用她整理。她的稿，手写直接投寄。她写稿日多。近年来，报刊为了省人工，一律要求电脑稿。我反而要帮她打稿了。

我们的写作，较为集中故国思念，异乡情怀。不少人一写故国，就是凄凄切切；一写异乡，就是彷徨惶惶。我们感悟不同。要看到和写出故国故乡的亮色，也要写出异国他乡的亮色。无论故国故乡有多少曲折和波折，一定会迈步前行。无论异国他乡有多少艰难困惑，我们也能适应它征服它而披荆斩棘，开拓新生活。作者不能是个瞎子，不应给人黑暗。他应当先照亮自己的心，再以作品照亮读者的眼睛和心灵。

### 为大陆作家群摇旗呐喊

问：您最近的创作情况如何？

答：今年初除了镜报、广角镜等时评政论专栏和星岛的小品专栏继续写外，主要完成文集五六卷的编辑和出版。结合出版，完成几篇人物专访，和几篇文论。子毅兄等朋友也催促我，快点回到文学评论来。

这与我的写作攸关。

大体而言，在国内时期，主要的兴趣在文学评论，写的也都是文艺评论。1959年发表在《中国青年》的《〈青春之歌〉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吗？》是我的处女作。其後，还在《电影文学》发表了电影评论。不管文革前在北京任教，还是文革後在广州任教，在业余给《北京文艺》、《北京日报》、《作品》、《南国戏剧》、《当代文坛》、《解放军文艺》、《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写的都是文学评论。连我的“处女书”《文学概论教程》和参与写作的《中国古文论概述》，也都是文论范围。

来美之初，我深感美国华人文学评论较少，决心作些填补工作。在芝加哥，我主要接触的是非马等来自台湾的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而在报纸上阅读到的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琦君、吴崇兰等作家作品主要也是来自台湾。在加州旅行探亲，结识的陈若曦、喻丽清、吴铃瑶……也来自台湾。我认为，这些“台湾文群”的作家，有不少值得美华文学界和中国大陆文学界借鉴。他们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所以我的文学评论从“台湾文群”发端。

其後，我感到在美华文坛似乎颇不公平。从大陆来到美国创作展露头角的诗人作家渐多。颇有成就的也不少。可是，无论在美国，在台湾，在大陆，许多评论者和研究者，好像眼里根本没有这些诗人作家。我觉得，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都有不少来自大陆而挣扎在美国社会底层，他们没有“台湾文群”的优异社会地位，也不能如同“台湾文群”所受到的高等“洋教育”。但是，他们有着在中国大陆的丰厚生活基础，也有着美国草根阶层的深刻生活体验。所以，在“洋技巧”方面有所短，而在生活源泉、情感积累却有更大优越性。我首先在旧金山感受这个“草根文群”的生命力。开始，黄运基以政论为主，后来才转入散文、小说创作。来自五邑的老南、荒田、周正光，自创新格律诗的台山人文人陈中美，和来自中国北方的雪丹、福建的王性初，都以诗歌创作为主。郑其贤等以写实文学见长。在纽约也有一些类似的新进诗人作家如来自上海的邓泰和，来自福建的陈齐家……所以，我以自己的评论习作《金山湾的诗群》和其後一系列诗人专论，为之呐喊，为之开道。我的文学评论也跨进一个“草根文群”的时代。黄运基和来自五邑的另一位作家刘子毅，更为深刻的作品，逐渐引人瞩目。我写了《根深情凝绘华心——黄运基「旧金山激情岁月」随感》，我也写了刘子毅《八年一觉美国梦》的评论。老南、荒田也超出诗人范围而大写小说、散文。人们认为这些文论评出人所未评。

### 望家乡生产出新一代金山橙

问：您在海外五邑籍华文作家与家乡作家之间，搭起了一座交流和友谊的桥梁，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家乡人民都非常感谢您。您对今后家乡的文化建设，有些什么建议呢？

答：很惭愧，我回国机会很多。偏偏回家乡机会很少。“搭桥”，虚言愧受。不过，从未忘怀童年少年悲乐与共的故乡。收集在《情牵五邑》中《犹忆花果辞岁时》最后一段，借了“新会橙”发挥的几句话，倒是对家乡的殷切期望：新会人不就能把“金山橙”引回去改良，生产出超过金山橙的新一代新会橙吗？橙若斯，整个社会文化不也如斯吗？

(2008, 1, 16)



**Compose Email:**  
[yookwahlau@gmail.com](mailto:yookwahlau@gmail.com)

[Add to Contacts](#)

## 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

冰凌

### 第二十七章

#### 发动中国作家向美国芝加哥大学等赠书

宗鹰先生是一位著名旅美老作家、政论家和评论家，他不仅创作大量的各类文学作品，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和文学评论文章。我在担任美国强磊出版社总编辑期间还出版过他的多卷本的《宗鹰文集》。

宗鹰先生担任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并在芝加哥组建了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美中分会并担任会长，同时，他还是一位爱国侨领，为中美文化交流和全球和统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97年至1998年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发起向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赠送签名著作后，宗鹰先生带领美中分会成员，策划了中国作家向芝加哥大学等赠送签名著作的活动，他在回国时专门拜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编译中心，联系合作事项。中国作家向芝加哥大学等赠送签名著作的活动，再一次获得了广大中国作家的响应。

当时尽管受到“非典”的影响，但是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美中分会几乎每天或隔天都收到一包包赠书。最后收到了近两百位中国作家和海外华文作家的五百多部签名著作。

寄赠书籍的有陕西、四川、湖北、浙江、宁夏、山东、上海、内蒙、贵州、河南、河北、海南、辽宁、江西、云南、福建、广东等省市的作家，陕西作家协会一共寄来六箱书，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也统一寄来赠书。美国、西班牙、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华文作家也寄来赠书。

赠书的作家有：蒋子龙、陈忠实、赵浩生、金坚范、王火、骆文、柯岩、程树榛、陈世旭、碧野、柳溪、张海迪、王充闾、阎延文、刘兆林、哲夫、张宝玺、邓一光、林湄、陈军、黄仁柯、夏肇生、顾艳、余方德、邓一光、徐小斌、萨仁图娅、张瑞、惠永信、艾琳、郭文斌、王维堡、桑新华、盛雨兰、笑言、葛林、郭潜力、孙春平、熊正良、李耕、安谧、扎拉嘎胡、母碧芳、张琴、李广泽、潘飞、杨克兴、孙修文、邵长鸣、邢小利、王炳根、朱谷忠、孙永明、林思翔、黄国敏、李大刚、里朗、罗先贵、高凯明、谢明道、慕容雪村、刘岸、王宗琦、过伟、方毓强、京夫、高建群、赵熙、雷涛、冯积歧、晓雷、王愚、沙石、常智奇、李天芳、刘元举、罗飞、蓝芒、陈谷一、秦中吟、黎阳、曲令敏、房仲甫、李二和、南台、素素、阿云嘎、喻子涵、周振雄、周洁茹、邹岳汉、张永昌、张翔麟、边云峰、梅洁、周一勃、周宗奇、孙书林、和为剑、屠新时、罗清和、褚成炎、裔锦声、周励、麦子、王海龙、宋晓亮、展我、宗鹰、海蔚蓝、余国英、施雨、穆京虹、绿音、冰凌等。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蒋子龙先生专门来信对宗鹰先生表示感谢，并告知天津作协已发动作家赠书，收齐后统一寄出。

中国作家的这批签名赠书分别赠予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公共图书馆、明尼苏达大学中国中心、爱荷华州中文图书馆、印州科可莫中文图书馆。

这次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美中分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编译中心联合开展的中国作家向芝加哥大学等签名赠书，是又一次集中的赠书，也是为中美文学交流做了一件实事。

2001年，我前往芝加哥参加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美中分会向芝加哥公共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赠送中国作家签名著作仪式。宗鹰先生和夫人展我女士把这场活动办得有声有色。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副总领事沈伟廉和文化参赞等到场祝贺，高度肯定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美中分会和宗鹰先生，称赞中国作家赠书活动将进一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芝加哥公共图书馆赵逸馆长也致词感谢中国作家的签名赠书。

冰凌简介：本名姜卫民，旅美幽默小说家。祖籍江苏海门。1956年生于上海，1965年随家迁往福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曾任《法制瞭望》杂志编辑部主任。1994年旅居美国。现任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纽约商务传媒集团董事长、纽约商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国际作家书局总编辑、《纽约商务》杂志社社长、《文化中华》杂志社社长、《国际美术》杂志社社长、海外华文媒体协会荣誉主席、杭州冰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州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兼职教授、福建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河北美术学院终身教授、浙江中华文化学院客座教授、阳光学院客座教授等。1972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从事幽默小说创作与研究，出版《冰凌幽默小说选》《冰凌自选集》《冰凌幽默艺术论》《冰凌文集》等著作。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一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二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三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四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五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六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七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八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九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十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十一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十二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十三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十四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十五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十六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十七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十八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十九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二十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二十一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二十二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二十三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二十五章）  
冰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第二十六章）